

赵朴初与关静之大姨的深厚情缘

余世磊 文/图

2020年5月20日，上海博物馆为纪念赵朴初先生逝世20周年而举办的展览“无尽意——赵朴初书法艺术展”正式开幕。2012年，赵朴初先生夫人陈邦织逝世前，将赵朴初的一批作品、收藏等珍贵文物，交中央统战部保管。2019年，赵朴初先生亲属决定，将这批珍贵文物捐赠上海博物馆。此次书法展，即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。

展览中，有一幅《大姨大人六旬荣庆》，系庆贺关大姨六十大寿作。此作书于描银花果纹粉蜡笺上，为一五言长诗，诗曰：

瑞霭朱楼回，云开碧院迟。愿因春似海，敬献酒盈卮。忠义昭门第，声闻炳庙碑。美髯三国杰，儒服二宗师。流泽从来远，钟灵乃在兹。贞刚原有质，平正自能奇。抚弟邦之彦，治家德所基。才难观世变，事办见心危。风雅崇敦厚，资粮勇布施。凡鳞欣造化，顽石感无为。未免滔滔叹，宁逃蹢蹢讥。友声求我母，吾道识其谁。责难久而敬，书缄老不疲。光华长共映，冰玉永相期。忆昔初游学，辞亲远拜姨。始劳双手接，忽已十年驰。爱护真逾己，痴愚愧比儿。行行皆寸草，处处是深慈。覆载何由尽，康宁允遂私。轮看甲子转，筹记海桑移。福慧增天健，园林悦性宜。大雄融百界，净虑阅千。佛念无量寿，花开万岁枝。应同沙数劫，日月绕须弥。

大姨大人六旬荣庆。

侄晋谨撰。（铃：“赵晋之印”白文方印、“朴初”朱文方印记。）

这件作品系首次面世，对于赵朴初研究意义重大，吐露了几个方面的信息：

一、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赵朴初书法作品。其早期字体出入赵孟頫、褚遂良之间，颇具隽秀典雅之气。后期字体与之相比，还是有较大变化，这与赵朴初人生经历有重大关系；

二、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赵朴初旧体诗歌作品，不难看出赵朴初深厚的古典文学和佛学根基；

三、赵朴初与关大姨感情深厚，敬关大姨若母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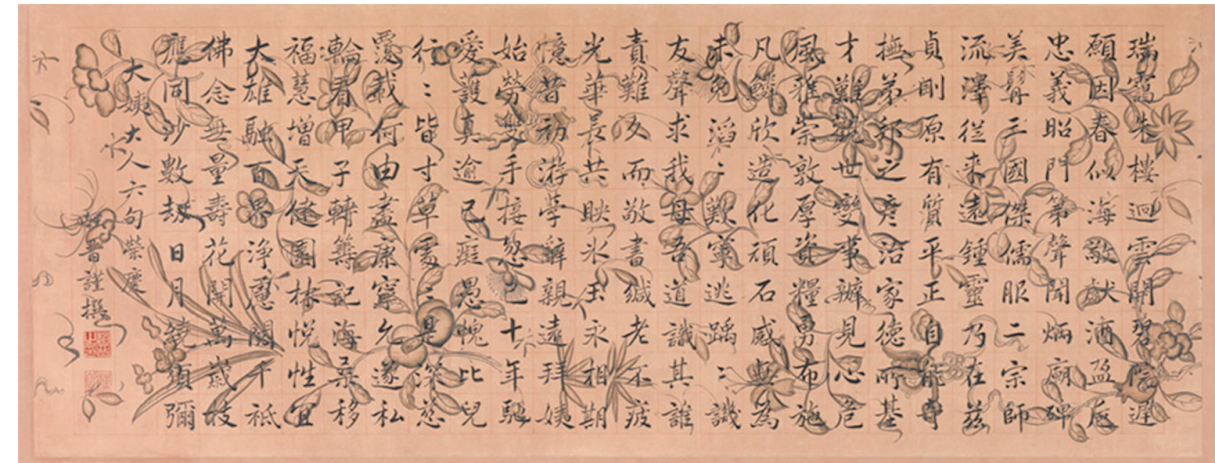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赵朴初有别名“赵晋”，但尚不知来由。

一

关大姨是对赵朴初人生影响极其重要的一个女人。

关大姨，名静之，又名素，生于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相传为汉寿侯关云长之后裔，由荆州移居汉阳。其父关棠，名季华，举人，官罗田教谕，改浙江知县。著有《师二宗斋遗集》，为一代名儒，人称“汉阳先生”而不名。关静之受家庭的熏陶，亦有较深的古典文学功底。这就是《大姨大人六旬荣庆》中所谓：“忠义昭门第，声闻炳庙碑。美髯三国杰，儒服二宗师。”

赵朴初的母亲陈仲瑄，又名静，生于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祖上世代为官。曾祖陈奎，字玉生，一字芝楣，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殿试探花及第，授



赵朴初《大姨大人六旬荣庆》

翰林院编修，曾任两江总督。

赵朴初祖居安徽省太湖县。同治年间，赵朴初高祖赵昀辞广东按察使，告老回安庆，买天合里怀宁杨汝谷旧宅建赵府。光绪年间，陈仲瑄之父陈石臣在安庆为官，与赵家门当户对，便将陈仲瑄许配赵府赵炜如。约在1903年，两人结婚，次年生下赵朴初大姐赵鸣初，1907年生下赵朴初。

关静之，幼年便许配同城宋家公子宋康丰，不料尚未过门，宋康丰因病早逝。关静之决定不再嫁，誓奉父母以终年。而宋康丰的姑母就是陈仲瑄的母亲，当她得知关静之守节如玉，侍奉双亲，不胜感动，给予了关静之一份特别的爱护，要陈仲瑄奉关静之为典范，学习她这种冰清玉洁的品格。陈仲瑄和关静之一见如故，两人结义为姊妹。关静之也到安庆看过陈仲瑄，两人同居一室，形影不离。陈仲瑄的母亲临去世时，特意叮嘱陈仲瑄要负起关心和照顾关静之的责任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，关棠在上海病危。收到电报，关静之带着多病的母亲和时年16岁的弟弟关纲之，星夜从汉阳赶赴上海，可是父亲已经病故，悲痛不已，欲以身殉，又不敢再增加母亲的哀痛，只得压抑心头的悲伤。岂料祸不单行，母亲因悲伤过度，不到一年，又相继故去。临死时，遗嘱关静之要把弟弟抚养成人。

特殊的身世，使关静之心灰意冷，转向佛门，寻求寄托，这也影响到陈仲瑄，两人都成为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可以说，后来关纲之、赵朴初走上佛教道路，源头都要追溯到关静之这里。

关静之的弟弟关纲之生于光绪职务五年（1879），在姐姐的精心培育下，于1901年中举，后受上海道台袁树勋所聘，任上海道辕洋务翻译，三年后受命为公共租界公廨谘员。关纲之为人清正，爱国心强，曾顶住洋人压力，公正审理了许多涉及中国人的案件，维护了中国人的利益，如著名的“五卅惨案”，就是关纲之所审，最终判决青年学生无罪。他被上海人敬称“关老爷”。

1903年后，关静之随弟弟关纲之宦居上海，与陈仲瑄时有来往。

1911年，因辛亥革命，安庆赵家受到冲击，陈仲瑄夫妇带着4岁的赵朴初回到祖居地太湖县寺前河赵府生活。约在1916年，因关静之先夫未婚先亡，没有儿女。故先夫家打算

为她和先夫立个过继的儿子，按民间风俗，立嗣需办一些仪式。

住在寺前河陈仲瑄突然接到湖北来信，说立嗣仪式提前。她和赵炜如把孩子托付长辈们照顾，匆匆赶到湖北，与关静之相见，久别重逢，情意绵绵。随着分手之日临近，少不了又是一番离愁别恨。她们两个人，真是一对开在人世间的美丽的姊妹花。

这就是《大姨大人六旬荣庆》中所说：“友声求我母，吾道识其谁。责难久而敬，书缄老不疲。光华长共映，冰玉永相期。”

三

据陈邦织回忆，陈仲瑄曾到上海看望关静之。关静之有言：“三代住乡子孙愚。”希望陈仲瑄把赵朴初送到上海读书。陈仲瑄接受了这一建议，于1920年将赵朴初送到上海。赵朴初住在关家，称关静之为关大姨，称关纲之为关大舅。

其时，因关纲之任职公共租界，家庭条件较好。关静之对13岁的赵朴初极其喜爱，疼之若子，但要求严格。少年赵朴初非常尊敬关大姨，每天离开家去上学或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关大姨、关大舅请安。

1922年，赵朴初插班考入东吴大学附中，第二年考入高中，后又考入东吴大学，在校期间学习优秀，担任班长等职务。

1927年，赵朴初因患肺结核病，不得不中断学业，来到关家养病。觉园，成了赵朴初的“佛教大学”，他在这里读了许多佛经，认识许多高僧大德，后来皈依圆瑛大师，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。在关大舅的引导下，帮忙做些佛教文字工作。赵朴初谦和的品格和卓越的才华受到佛教前辈们的赏识，后来佛教界都把他当作关纲之的代言人。江浙佛教联合会改组为上海佛教会，并成立上海佛教会，赵朴初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，同时在中国佛教会兼办文书工作。

这期间，赵朴初的生活都是关大姨照顾安排。后来，关大舅、关大姨还为赵朴初操持了婚事。1936年，关大姨六十大寿，赵朴初写下这首诗，表达了对关大姨无限的爱戴和祝福。

四

抗战爆发，赵朴初积极投身抗日

救亡，任上海慈联会常务委员，于枪林弹雨中将数万灾民觅地安置。后来又担任慈联会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，设置难民所50多个，救助难民50多万人。

难民工作受到党的重视，许多地下党人被派往难民所，成为赵朴初的得力助手。赵朴初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，将大批青壮难民送往皖南、苏北新四军。支援新四军的事，对于赵朴初来说，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的。关大姨非常关心赵朴初的安危，每天在觉园，必须等到赵朴初回来才会安睡。

1940年，难民工作告一段落，赵朴初又帮助关大舅负责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的工作。关大姨看着赵朴初既要养自己的小家，又要养儿童教养院这个大家，每天为孩子们衣食奔波，忧虑赵朴初的身体吃不消。她不顾自己年高体弱，帮助赵朴初在教养院管理后勤工作，还兼作教师。孩子们的饮食差，营养不够，关静之四处求购大豆，磨成豆浆，还把鸡蛋壳磨成粉，掺在豆渣里，为孩子们增加营养。

1942年，关大舅往生。关家决定分家，他们变卖了在别的地方一些房产，关静之分得三万银元，她把这笔钱悉数交给了赵朴初，还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赵朴初名下，与赵朴初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。赵朴初用关大姨的这笔钱，开展革命工作，用于教养院的开支。

抗战胜利，赵朴初和上海的进步人士一起，积极投身争取民主、反对内战、解救民众的爱国运动。1946年，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改组为上海少年村，搬到宝山宝华寺。赵朴初任村长，后改为常务董事。年迈的关大姨住在觉园，为赵朴初看护着家，处理觉园的一些事务，成为赵朴初工作的得力后盾。

1947年寒冬，赵朴初母亲不幸在家乡去世。赵朴初悲痛不已。关大姨对义妹的去世也极其悲痛，她把这份悲痛化为一种更深沉的爱，全部给予了赵朴初。赵朴初更是尽孝于关大姨，哪怕工作再忙，也不忘关注关大姨的饮食起居。

1953年，赵朴初调往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工作，关大姨随赵朴初迁居北京。1954年，关大姨世缘已尽，由赵朴初侍奉送终，享年80岁。